步步惊婚

BUBU JING HUN

上

完美结终

她删除了青春的印迹，徘徊在情爱的边缘。
他尝够了人世的冷暖，等候在最初的依兰。

姒锦
SIJIN WORKS
著

现代悬疑爱情第一人姒锦
打动亿万粉丝的经典之作

一串与出轨有关的谜团/一本逝去女子的日记/一个隐藏三十年的阴谋

犯罪心理学女教师
屡破奇案男干探 VS

惊心动魄的开端，匪夷所思的结局，真相在万千瞩目之中，震撼揭秘……

占小幺，我这么坚硬的心脏，只有你，才敢住下去！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, LTD

步步惊婚

BUBU JING HUN

上

完美结终

姒锦 著
SIJIN WORKS

阜阳师范学院图书馆
藏书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步步惊婚.完美终结 ：全2册 / 姒锦著. -- 南京 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4
ISBN 978-7-5399-7497-2

Ⅰ. ①步… Ⅱ. ①姒… Ⅲ. ①长篇小说－中国－当代 Ⅳ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40682号

书　　名　步步惊婚·完美终结
作　　者　姒　锦
出版统筹　黄小初　侯　开
选题策划　崔　悦
责任编辑　姚　丽
文字编辑　崔　悦
装帧设计　梁　霞　孙顾芳
责任监制　刘　巍　江伟明
出版发行　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　　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　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　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　　销　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　　刷　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　　本　700×980毫米　1/16
字　　数　510千字
印　　张　38
版　　次　2014年8月第1版，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　ISBN 978-7-5399-7497-2
定　　价　59.80元（全2册）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上 目录

CONTENTS

第 一 章　一步是棋，步步都是棋　1

第 二 章　乱花渐欲迷人眼　60

第 三 章　嫉妒妄想症　116

第 四 章　背上的幸福　183

第 五 章　欠的债，都要讨回来　245

第六章　越纠缠，越混乱　301
第七章　逼入绝境　362
第八章　一辈子的傀儡　406
第九章　艺术化犯罪　467
第十章　蛰伏了三十年的仇恨　525
番　外　是起点，也是终点　584
后　记　600

下 目录
CONTENTS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第一章 一步是棋，步步都是棋

你记起来了？

权少皇带着惊诧，重重敲在了占小幺的心头。

一个“你”字，他问得斩钉截铁。

既然正主儿都已经回来了，权少皇为什么到了现在，还要坚持把自己当成六年前的女人？

占小幺的目光更加专注在他的脸上，掌心不由自主地放在小腹上。

得之卿卿，结发一生。

一生。

那么……

她眉目阴郁，不仅不回答他的话，反而继续厉声追问：“四爷，你那个结发很有创意，颠覆了中华五千年的传统，可以申请专利了。”

权少皇面露赧然，大手拂上她的面颊，眉峰紧锁，唇角扬起，却噙着一抹深意。

“占小幺，你先回答我。你是自己想起来了，还是别人对你说了些什么？”

女医生说，小幺接完电话才发生了人流综合征，权少皇很容易把事情串联到一处。

而且，他又想起另一件事儿来。

刚才占小幺突然问出慈云寺的那句话来，让他太过吃惊，没有仔细琢磨。现在回想，他反应过来，那个结发之事虽然是两个人情到浓时的一时兴致所为，可当年他在慈云寺的功德簿上写下那句话的时候，他并没有让占小幺看，只是当着她的面儿调侃了几句，笑着说等他俩结婚度蜜月的时候，再去慈云寺还愿，把功德簿给她看。

也就是说，那一句题词，就连占小幺本人，都不知道。

慈云寺的禅房大火……

丢失的功德簿……

看起来，这两件事儿之间，必然有联系了。

盯住他沉默时的俊脸棱角，占小幺抑制住心底不停澎湃的情绪，一把推开他放在脸上怜爱摩挲的手，一改刚才的平静，悲恸地哽咽起来。她依旧不回答他的问题，字字句句都带着刺猬似的尖刺儿，“权少皇，把你知道的事情，都告诉我。关于我的爸妈……当然，还有姐姐。”

“占小幺！”权少皇凑过去，握住她的肩膀，语气凝重，“我答应你，等你身体好了，将一切都告诉你。现在你需要休息，乖乖地闭上眼睛，嗯？我在这儿陪着你，哪儿也不去了。”

“不行！”

太多的不同寻常，让占小幺产生了某种警觉。

在她身上一定发生过些什么……

鲁有德、鲁芒、权少皇、女医生、唐瑜……或敌或友，或亲或疏，他们说过的所有话串在一起，让她清楚地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情——她一定遗忘了一些什么。一些他们都知道，却不存在于她记忆里的东西。

一个女人连自己生过孩子都不知道，多么可怕？

而权少皇每次欲言又止，转换话题，又意味着什么？

占小幺并不傻。

不仅不傻，还非常理智，冷静有逻辑。

之前她被接踵而来的事情打击，脑子有些混乱。这次抢救，让她在鬼门关闯了一圈儿，脑子反倒清晰了许多。

她比较相信自己的直觉。

如果说在没有唐瑜之前，权少皇误认了她完全有可能。现在唐瑜回来了，就算他对自己舍不得放手，也不至于还在自欺欺人，非得把她占小幺当成唐瑜来对待。再说，权少皇不是那么无聊又愚蠢的男人。

这一切，太值得怀疑了。

“权少皇——”

慢慢地，她抬起手，褪下了手腕上从不离身的一串软玉十八子。

轻抚着它圆润的珠身，心里痛了痛，她到底还是将它递了过去。

“这个东西，还给你。”

权少皇愣了愣，冷鸷的眸子，微带惊诧，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呵，这不是你和我姐的定情信物吗？我戴在我手上多尴尬，我不想要它了。”

“戴回去。”

“除非，你给我一个理由。”占小幺语气很浅，很无力，有着小产后的虚弱，却说得理所当然。

“占小幺——”权少皇脸上阴云密布。他明白，占小幺还他十八子的行为，摆明了就是要与他离婚，就是在逼他。他着急，语气像吃了十公斤炸药，盯着她憔悴的脸，心里一痛，态度又软化了下来。

得了，这是他的活祖宗。

抬起手来，他叹了一声，拂开她额角的发丝，笑容有点儿苦，“宝贝儿，不带这么整的。咱俩属于内部矛盾……你又何必非对我下死手？”

“四爷，在你的心里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仅仅就是一般的矛盾？”占小幺紧盯着他。

权少皇被瞅得心肝儿胀痛，捧着她的脸蛋儿，语气哀怨得特孙子，“宝贝儿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咱孩子没了，我心里能好受吗？你想想啊，咱俩真离了，孩子还会再回来吗？不会！他投胎都找不到地儿。乖，只有咱俩在一块儿，咱孩子看他老爸态度端正，才会再投胎回来。再说了，占小幺，看看，看看老子这卑躬屈膝的样子……就饶了我这一回吧？我保证，下次绝对不那么干了。怎么样？”

占小幺死死盯住他，眉心拧起。

“权少皇，不废话了。我要跟你离婚，不是因为孩子的事儿。你是不明白，还是故意装蒜？现在的问题是，你睡着妹妹，念着姐姐。吃着碗里，瞧着锅里……呵，在我们两姐妹间左右逢源，真真儿是好享受……可你真不觉得，这事儿干得忒不厚道吗？”

权少皇眸色一沉，僵硬地盯着她，一动不动。

很明显，占小幺接的那个要命电话，是唐瑜打的。

他一直不愿意她们接触，就是担心出这种误会。他寻思着等合适机会告诉占小幺，可这个合适机会没等到，到底还是被别人给揭穿了。

他犹豫了。

目前情况，如果他不告诉占小幺真相，那么他和唐瑜，真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。不说占小幺，换了他自己，也不会相信。可是如果告诉她真相，她能坚持得住吗？

病房里，一阵沉默。

四目相对，互相看着，空气静寂了很久。

这个过程，十分漫长，有好几分钟。

最终，还是权少皇打破了沉默。他用力一捞，突地就将她的小身板儿控制在了自己的怀里。一只手禁锢住她，另一只手牢牢地握紧了她两只手腕，头低下去，轻唤着她的小名儿，喷出来的湿热气息里，氤氲着一种独属他的烟草气息。

“占小幺……把这件事翻篇儿，好不好？”

“不好。”

占小幺别开脸，不让他的唇接触自己。

男人察觉到她的异常，呼吸一紧，音调骤沉，似怒似恨，“你非得逼我？我都承认错了，你还要怎样？”

“权少皇，你冷静点儿，我不是在逼你，只是在主张我的权利。”

“狗屁的权利，狗屁的冷静！你都要跟我离婚了，让老子怎么冷静？”男人目光赤了赤，更加用力地搂了她。

在他喷发出来的灼热气息里，占小幺的头皮麻了又麻。一时间，心底五味杂陈。

“权少皇……”

权少皇被她羸弱的声音喊得心头一紧。

轻嗯了一声，他额头低下来，抵在她的额角上，小心翼翼地抚着她的后背，轻拍着，一下又一下，轻柔得像在呵护一件稀世珍宝，声音却哑得不成话，“占小幺，不准你再离开了。老子受够了没有你的日子。”

又一次，他用了“再”，再离开？

占小幺狐疑的目光，更沉了几分，一眨不眨地盯着他这张脸孔。

他真的是她的曾经吗？

见她脸色愈发古怪，权少皇搞不懂她的情绪，急得如油锅上的蚂蚁。

男人，一心急，就喜欢用肢体动作。

低头，凑过去，在被拒吻了多次后，他不甘心地又要去吻她。

他的无赖劲儿，让占小幺急恼至极，嫌恶地冲口而出：“权少皇，你浑蛋啊你，今儿在红玺台，你没有亲够咋地？”

红玺台？亲什么亲？

权少皇眉头拧着，抬起头来，目光灼灼，“占小幺，你在说什么混账话？老子亲谁了？”

亲谁了？

心里冷哼着，占小幺灰败的脸上没有多余表情。实在不想再打哑谜了，她忍无可忍，索性和他敞亮了说话。翻出压在枕头下的手机，她没好气地丢在他的面前。

“自己看。”

权少皇狐疑地捞过手机，“看什么玩意儿？”

“彩信。”

彩信？

权少皇眸底骤冷。

不用多说，他没看，就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所在了。

紧紧抿着唇，他不动声色地滑拉开了彩信。

一瞅，虽然有心理准备，面色还是冷了下来。

第一张照片儿还算正常，正是他在唐瑜门口出现的时候。

至于第二张……就有点儿反常了！

他怒极反笑，“真他妈滑天下之大稽了。占小幺，你把老子当成什么人了？连这个也信？”

占小幺心一沉，扬起下巴，声音有气无力，却十分尖锐，“为什么不信？这么深情潇洒的四爷……世上还有分号？”

权少皇看了看发件人，目光凉了凉，唇角的弧线更加张扬邪肆。不过，他却真真儿是笑了。一把丢开手机，他挑起女人的下巴来，答非所问，“占小幺，你参加公招为了什么？”

占小幺迟疑一下，回答：“为了做警察。”

“做什么警察？”

“刑警。”

“傻不傻啊你。”毫不客气地冷叱一声儿，权少皇气得咬牙切齿，“干刑侦的人要都像你这种智商，全都别他妈破案了。”

今儿的权四爷火气很旺，粗话一句接一句。可这一句话，却真把占小幺给酸到了。

“你啥意思？出轨不想承认，还毒舌损人是吧？”

喉咙滑动了一下，权少皇隐忍怒气，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她的脑袋，逼视她。

“占老师，麻烦用你仅有的智商思考一下，老子是那样的男人？”

占小幺冷讽：“女色面前，男人都一个德性，你会例外？”

“女色？你这脑子啊！”反诘一声，权少皇看着她，屈起手指来，使劲儿敲了敲她的头，怜爱地挑开她额角的长发，沉声解释：“你说，老子怀里就有一朵奇葩，人间绝色，犯得着找别人？占小幺，你难道就没有想过，有 PS 这种神器存在？不要说一张接吻的照片儿，就算上床的，你要多少，老子就给你 P 多少……”

照片是 P 的吗？

拿过手机来，占小幺仔细瞧了一下。

老实说，这事儿她不专业，真瞧不出来。

而且，照片是杜晓仁发过来的，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

不过，看着权少皇杀气腾腾的脸，占小幺相信了。

以她对权少皇的了解，他要做了，不会不敢承认的。

不过，即便她心里相信了，却不会轻易在这事上松口。因为，她今儿非得逼出他那些隐藏在心里的真话来不可。要不然，如何解开她心底的疑惑？

“算了，话题又扯远了。亲没亲，你自己心里有数，我也懒得再多问。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，我真的是累了，没有心力再去琢磨。我最后再问你一句，我与唐瑜之间的关系，还有我们之间的关系，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”

一番话，她说得十分情绪化，眸底隐隐有泪光在闪。

这样的她，带给了权少皇不小的震动。

她说她累了，其实，他又何尝不累？人都说，说一句谎话，要用一百句谎话来圆。

他现在瞒着她的情况，与说谎没有两样儿，心底的滋味儿，并不好受，时不时怕会穿了帮，时不时又盼着她会突然有一天记得了他们之间的所有。可是，偏偏却又时时担心她真的记起了所有，世界全变了。

这于他来说，也是一种变相的折磨。

沉默着。

占小幺的脑子，完全一分为二了。

两种不同的思维在激烈交战，可不管是哪一种，都让她固执地决定，必须先与他分清楚楚河汉界。她曾经生过的孩子，她的姐姐，她的父亲，她的“亲生母亲”？一切一切的混沌，她都必须在今天找出答案来。

要不然，任由自己对他又爱又恨地下去，他不崩溃，她早晚非崩溃了不可。

“占小幺，别装忧郁了……要睡就好好睡。”

占小幺不吭声儿，鼻子一酸，泪水突地滚豆子似的下来了。

但凡是个男人，看到自个儿的女人在哭，无不是心痛，肉痛，外加骨头痛。

“宝贝儿，怎么回事啊你？”

见她还是只顾着埋头哭泣，没有别的动静儿，权少皇心里一阵紧似一阵，索性也掀开被子上了床去，躺在她的身边儿，将她的身体捞在怀里。

好一会儿，在占小幺的抽泣声儿里，苦肉计生效了。

“唉，姑奶奶，别哭了，小产哭多了对身体不好。你说吧，你到底要我怎么办？”

占小幺偷眼瞄着他，判断他的棱角差不多快要被磨光，才止住了抽泣，吐出了一句杀伤力极大的话来，准备给他最后一个施压，非逼得他爆出真相来不可。

“权少皇，我们离婚吧。”

什么，又是离婚？

权四爷浑身肌肉都绷紧了。

低头盯着她，他想说什么话，却又说不出来。

其实，他知道她究竟在“作”些什么……

果然，占小幺期期艾艾的话里，还是为了那件事。

“不管什么事情，你都不乐意告诉我。哪怕是人人都知道的，偏就我一个人不知道。你知道这种感受吗？这样的我，像个傻瓜，还不如你家一只摆设用的花瓶。权少皇，你说句实话。在你心里，究竟有没有我？”

“废话！就爷这样坚硬的心脏，除了你，谁他妈敢住下去？”

他似笑非笑地捏捏她的鼻子，流露出怜爱。

冷静下来仔细一想，占小幺其实相信他这句话。就说权少皇那天在汽车上对她做的事情，虽然说确实很过分，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，足以证明，他对她的占有欲几乎到了变态的地步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究竟要什么样的情感，才有可能演变出那样烈性的效应？

嫉妒，占有欲。

如果说这个人一点都不爱她，她说服不了自个儿的专业。可如果说他很爱她，她又说服不了目前的情况。

想了想，她有气无力地哑着嗓子，继续以柔克刚，“你知道吗，这样的你，让我心里总是很不安。我们虽然是夫妻，可我不懂你，很多事情都弄不懂。尤其是现在，和你纠缠不清的女人，是我的姐姐。你让我怎么去面对？好，我索性挑明了说。如果到现在，你还不愿意告诉我实话，那么不要怪我心硬了。就算你杀了我，结果也只有一个——离婚。我讨厌这样的生活，人人都可以把我当傻瓜骗……”

“占小幺……”

犹豫，再犹豫。

一向狷狂强势的权四爷，不仅犹豫，还忧郁了。

说？说……怎么说？

犹豫再三，他终究叹了一口气，“好，我告诉你。占小幺，唐瑜说的那些，其实全都是你的记忆。而你，刚好丢失了这段六年前的记忆。刚才你问的那句‘得之卿卿，永结同心’，正是六年前，我俩在慈云寺时，我亲手写在功德簿上的……”

丢失了一段记忆？

琢磨着“失忆”这个词儿，占小幺的心凉了凉。

大概此前心理已有准备，再听到这些话时，她虽然依旧诧异，却已经有了很好的承受能力了，不觉得太过震撼。

人接受打击的能力，其实很强。

对她来说，孩子都没有了，再糟，也糟不过这事儿了。

带着半信半疑的情绪，她皱了皱眉，接着又问：“失忆这事虽然荒谬，却也说得通。可是，既然你说是跟我……为什么咱俩的私事儿，唐瑜她会知道？而且还知道得那么详细，详细得……”详细得她都说不出口。

她没有说，权少皇却理解。

然而，解释这件事儿，势必就会提到催眠封闭记忆，同时也会牵扯到她为什么要封闭记忆。

往事一幕幕袭入脑海，权少皇眉心拧痛。

迟疑了，又迟疑……

良久，他叹了。

这次的事件给了他一个大的教训，让他不想再撒另一个谎，等着敌人来钻空子。

眸色幽暗地盯着她，权少皇心思沉沉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自己的声音。

“占小幺，六年前，我们俩……发生了一点误会，分开了，还约好……此生，至死不见。

那个时候，我不知道你怀孕了。那个孩子，就是十三。十三这个名字，是在他两岁时，我为他取的，寓意为‘失散’……至于你，你大概也是分手后伤心过度，找到了吕教授，请她对你做了深度催眠，封闭了跟我相关的记忆。再后来，那段记忆的录音带，被有心人盗走……这么跟你说吧，唐瑜知道的那些内容，全部出于你口。这样，你明白了吗？”精简了情节，回避了伤感，权少皇还是说得喉咙一阵阵哽咽。

他发自肺腑的话，获得了占小幺的信任。

因为这样，基本上可以解释很多想不通的问题了。不仅如此，还有一个极大的收获……原来，小十三竟然真是她的亲生儿子？心里一半是甜一半是酸，五味杂陈间，却还有更多的疑惑。

到底有什么样的误会，会让两个那么相爱的人约好……此生，至死不见？

至死都不见，那不仅是爱，得有多恨才可能？

而且，她既然生下了小十三，为什么会让她的儿子流落在外？

还有……

太多不能解开的事情，全都绕到了一起。

她再抬头时，脸上还是狐疑。

除了上述问题，她还问了一个，“可是，你又凭什么判定，六年前的女人是我，而不是唐瑜？我与她相似得……老实说，换了我自己，单看样子，我绝对分辨不出来。更何况，她知道那么多过去的事情，而我却一无所知。”

权四爷面色稍有不愠，大掌扣紧了她的腰，“占小幺，如果有一天，也有一个长得跟我一模一样的男人出现在你的身边，你能认出那不是我吗？”

这个问题……有点儿狂野。

扫一下他阴沉的俊脸，占小幺吸了一下鼻子，“一模一样，怎么认？认不出来。”

权四爷眉梢扬起，上火儿了，“老子白疼你了。”

“说正事。”

权少皇眸子冷了冷，“正事就是，你化成灰，老子也认得出来。”

“人只有死了，才会化成灰，你在咒我？”

她细细软软的一句话，将权四爷给噎住了。

见他吃瘪，占小幺叹了一口气，“权少皇，你又回避了我的问题。我想知道所有的真相，你能都告诉我吗？不再隐瞒。”

“一定要知道吗？”权四爷声线沉沉。

“一定。”

喉咙狠狠一哽，权少皇看着她倔强的样子，心沉得没边儿了。

事到如今，他也没有指望这姑娘能高抬贵手饶过他了。

不过，见她这会儿状态还算平静，他的心理多少稳定了一些。看起来，她并没有他

想象中的那么软弱。或许，可以慢慢让她知道一些事情了。

权少皇顾不得左臂伤口的疼痛，双臂再次收紧，将她整个儿困在怀中，下巴搁在她的头上，压着嗓子，用几乎只有两个人才能听见的声音，挑紧要的告诉她。

他与二伯之间的矛盾，权家以前的恩怨，包括玄学五术与《金篆玉函》等等渊源。

唐瑜回国的目的，以及权世衡的阴谋和后来发生的那些事情，包括吕教授催眠，唐瑜被植入记忆，还有她嘴里那个被囚禁的“亲生母亲”。另外，他还告诉她，在知道了这件事情后，他一直派人在国外寻找唐心柔的下落，可是至今还没有消息。

当然，他回避了两个人六年前的关键矛盾。

基本上，除了不能说的，他都说了。

一阵唠叨下来，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。

这时间，占小幺一直半睁着眼。

从探究、讶异、释然，再到心痛、伤心、难过。一种又一种不同的情绪在她脸上变幻着，将她的心脏从低处悬到高处，又从高处跌到低落。一个多小时的讲述，将沉淀在时间里那一段波澜壮阔的故事，变得九曲回环。

原来……如此。

直到他说完了，她还带着那抹复杂的情绪看着他。

不知道该先说哪句，也不知道该先表达哪一种情绪，她的小手揪着他的衣襟，声音几乎哽咽了，“权少皇，这一切……真的……太不容易了。”

“占小幺，现在懂了？一直都只有你，从来没有唐瑜什么事儿。”

占小幺噙着泪点了点头，基本上算是相信了。

思绪沉沉，时起时伏，突然间她想到父亲与权家的渊源，想到唐瑜说过的话，想到从小疼爱自个儿的老爸，她的心莫名地沉了下去，眼圈儿红着，忍不住问：“四哥，唐瑜说，我爸是被人害死的，你知不知道，他究竟是怎么死的？”

权少皇眸光沉了沉，声音稍稍有些不对劲儿，“这件事我查过，应该是冷奎出的手。”

冷奎？

占小幺已经知道了当年权世衡做的那件丑恶的轮奸事情，以及权家与冷家的渊源和纠葛，觉得完全不可思议，“为什么？我爸……我爸他认识冷奎吗？”

“当年，权世衡找人轮奸了宝镶玉，其中的一个男人……说不定，也许就有你爸……不过，当年的事儿都过去了二十多年，加上权冷两家的消息封锁和证据毁灭，基本找不出来有用的实证了。我怀疑，你父母的离异，应该也与这件事情有关，要不然，你母亲为什么会大着肚子出国？”

“不，不可能！”占小幺心里一惊，声音骤然拔高，突地伸手过去，抱紧了他的腰身。

想到父亲的死，她的泪水，不受控制地滚落下来，打湿了他的衣襟。

这样儿的结果，是她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的。她爸爸死后，给她留下了许多书籍，

每一本书上都留下了他给她的批注。每一个批注，都在教她为人处世的道理，几乎贯穿了人的一生，德、仁、礼、义，一样也不落下。

那些个道理，教会了她怎么做人，也让她学会了怎样独立。

而她也是从那些道理里意识到，她的父亲占子书，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。

摇了摇头，她吸着鼻子，为父亲辩解，“权少皇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我必须要告诉你。我爸他是一个正人君子，他绝对做不出那种丧尽天良的事情来。”

喟叹了一声儿，权少皇有力的双臂撑着她虚弱的身体，不停地替她擦拭着眼泪。

“不哭了，都过去了……”

占小幺靠在他的怀里，眼泪湿透了他的衣服，“我爸不会的……”

一滴滴滚烫的泪水，几乎剜了权四爷的心。她小兽一样呜呜的悲鸣声儿，让他抓狂。

这样就接受不了，可怎么了得？

其实他用了“也许，说不定”这样的词儿，本来只是为了安她的心，给她心里的父亲留下好的记忆。事实上，根据他的调查，那就是真相。

为她心痛着，权少皇的指尖儿拂开她被泪水浸湿的头发。

“占小幺，过去的事情，都过去了，就让它过去吧。真相怎么样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与这件事有关的人，基本都已经没了……还有，下次见到宝柒，你什么都不要说。对宝镶玉的事情，她一直耿耿于怀……免得你俩生分了。”

生分了？

因为她的父亲参与了轮奸宝柒的母亲吗？

不，这事儿……绝对不可能。

坚定地抬起头来，占小幺眼皮儿有些红肿。

“权世衡，他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？”

权少皇拉过她的小手儿，与她十指交扣，紧紧地交握在一起。

“占小幺，你放心，我发誓，一定要手刃了他。”

看着他的脸，占小幺在他的怀里怔愣了一小会儿，抽泣着突然又吐出一句话来，“权少皇，我们俩还得离婚才行。”

权少皇心里一窒。他都把话都挑到这份儿上了，她怎么还想着与他离婚啊？

“占小幺，你脑子糨糊了？”

摇了摇头，占小幺反握住他的手，红红的眼圈儿里，目光却十分镇定，“我是认真的。你想过没有，他们既然千万百计想要破坏我们，必定有他们的目的。如果我们俩一直不被破坏，那他们就会一计不成，又生一计，一计又一计，到最后，究竟谁会累得疲于奔命？既然如此，我们何不配合他们？”

见她这么说，权少皇这才放松了一点儿。

捏了捏她的脸儿，他紧绷的俊脸上，扬起了好看的笑容。

“你可吓死老子了。不过，我不同意。”

“为什么不同意？”

“占小幺，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半步。不管真离婚假离婚，我说不行就不行。总之这件事儿，你别管。保护好你自己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”

“权少皇，你怎么这么固执？”

“你记住，叱咤风云，从来就是男人的事儿。不许再提离婚两个字。”

占小幺叹了口气，不再与这个无赖瞎掰了。看着他意气风发的俊脸，她的手指抚上了他受伤的左臂，试图说服他，“四哥，夫妻同心，其利可断金。你想想，我们不离婚，就一直处于明处，任由他们出各种损招儿。我们将计就计地离了婚，化被动为主动，潜入暗处，再来与他们捉迷藏，不是事半功倍？”

权少皇的脸，突地就晴转阴了。

“占小幺，老子不卖老婆。”

“这是计谋，哪儿是卖老婆？”

冷哼一下，权少皇搂紧她，“我说不行就不行，老实点，睡觉。”

一抹光线，笼罩在两个人身上。

雨过天晴。

天气，一片晴好。

在这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，占小幺做了许多事情。

首先，关于封闭记忆的事情，她打电话向吕教授得到了证实。

其次，亲生母亲这件事儿，她也已经得到了证实。

告诉她的那个人，正是俞亦珍。

得知她小产，俞亦珍打了电话过来，问了她的身体情况，又向她灌输了一些夫妻间相处之道。听到这个养育过她的女人的关心，想到她与鲁有德相处的那个懦弱样子，占小幺心里感叹着，对于她的经验，真是半点儿提不起兴趣来。

她忍不住多问了一句：“妈，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吧？”

俞亦珍大吃一惊，问了好几遍她听谁乱嚼舌根了。

占小幺不答，只是沉默。

之后，俞亦珍到底无奈地酸涩回答：“小幺啊，这么多年了，还是没能瞒住你呀。”

“妈，其实你不用担心那么多。养育之恩大如山，不管谁生了我，你永远都是我的母亲。”

“小幺……”俞亦珍欲言又止，迟疑了一下，说起往事，“这事儿，不是妈有意要瞒你，实在是你爸曾经叮嘱过，千万千万不要让你知道了，他让俺……就把你当亲闺女来养。小幺，你爸爸他是一个特了不起的人儿。他啥事儿好像都整得通透，他与俺们屯子里那

些男人不一样，人长得好看，有文化，读的书多，见过大世面……当年，你爸是带着襁褓里的你来到俺们屯子的。那个时候，你啊，长得像个红屁股猴儿似的，小小的脸儿没巴掌大，还没有满月。

“他在婚前跟俺说，他可能没办法爱上妈，他能许婚姻，却许不了其他。要是俺今后遇到了中意的男人，随时可以告诉他……俺那时候年轻，哪懂得那么许多，开心得都恨不得放鞭炮了，哪儿有不乐意的？后来俺俩结婚了，为了讨他喜欢，对外，俺一直都说你是俺在婚前与他好上偷生的……你知道的，俺们那旮旯穷，地儿也偏，平时俺也少出门，竟然也没有人嚼舌根子……”

总结一下，就是一个落魄秀才到了偏远的东北乡下，与一个乡下姑娘假结婚的故事。

待俞亦珍说得差不多了，占小幺才问出了最为关心的问题：“妈，我爸他到底是怎么死的？”

俞亦珍停顿一下，重重叹着气儿，哽咽着像是提不上气儿来，“你爸他是突发脑溢血，人家把他送到医院的时候，就已经不行了。一句话都没有留下来……”

脑溢血？这个应该是官方说词吧？

如果权少皇说得没错儿，她爸的死，真是冷奎干的。以冷家的势力与能量，要把一件谋杀案搞成脑溢血，自然死亡，并且不着痕迹地隐瞒家属，绝对是有可能的。

“妈，在依兰的时候，有什么外乡人找过我爸吧？”

“有吧……”俞亦珍像是回忆了一下，又断断续续说，“时间太久了，别的事儿俺也不太记得了。记得有一个B市的大善人，在你爸过世后，见到俺们孤儿寡母的日子难过，妈又挺着一个大肚子，他好心给俺们留下了一大笔钱。可惜，那笔钱全被你继父给赌光了……”

“哎哎哎，我说阿珍啊，你话都不会说了咋地？”

俞亦珍的话刚说到这里，电话里就传来了一阵杂音。那粗糙的斥责正是鲁有德的声音。

不知道两个人争论了些什么，占小幺喂了几声儿，俞亦珍就把电话挂了。

很明显，两口子又闹上了。

占小幺沉默了。

抬起手腕儿来，她拂了一下依旧戴在上面的软玉十八子，看着珠翠点缀下的美好，抚摩着那圆润饱满，荧光流动的玉珠子，心底始终落不到实处。

权少皇……

默默地念叨了一下他的名字，她串联着他描绘出的六年前的故事，缓缓地闭上眼睛。从他的嘴里，唐瑜的嘴里，吕教授的嘴里，描绘出来的是一幅美好的画卷，两个相爱的男女深情不寿，无奈分开。

依兰花、慈云寺、十八子、小十三，一点一点……在她脑海里回放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